

淘金谷

TAOJINGU

淘金谷

TAOJINGU

刘连书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淘金谷/刘连书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5302 - 1214 - 1

I. ①淘…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8032 号

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资金资助作品

淘金谷

TAOJINGU

刘连书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00 × 1000 16 开本 23.5 印张 315 千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214 - 1

定 价: 3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黄金是太阳的汗珠

——古代印加人语

目 录 Contents

- 001 第 一 章 草驴一泡尿冲出来一块金子
- 023 第 二 章 深更半夜有个人影溜出院门
- 043 第 三 章 有道白光嗖地眨眼就不见了
- 067 第 四 章 翻板陷阱底下发现一具腐尸
- 091 第 五 章 苦苦寻找的姑娘现于镜框里
- 117 第 六 章 野马驹变成了乖乖的小绵羊
- 147 第 七 章 瞎老头突然问手里有黄货吗
- 173 第 八 章 一声长嚎完成了男人的壮举
- 203 第 九 章 天棚上颤颤悠悠吊着一条蛇
- 229 第 十 章 炕桌成为两个被窝的分水岭
- 259 第 十 一 章 基底红砖下埋着惊人的秘密
- 287 第 十 二 章 父亲想说什么梦却激灵醒了
- 317 第 十 三 章 指向烫画葫芦上的歪脖子树
- 347 第 十 四 章 还有四百块金砖不知道去向
- 363 后 记

第一章 Chapter 1

草驴一泡尿冲出来一块金子





听见一阵叫声隐约传来，二丫头立刻抬起脑袋寻看，竖起耳朵聆听，但它辨别不清那性的诱惑和呼唤，到底是从金牛坨山梁那边还是从淘金谷下边传来的。二丫头有些气馁，打了一个响鼻，刚想低下头吃草，又一阵“儿啊儿啊”的叫声再次隐隐约约传来。这次，二丫头把眼睛和耳朵准确地定位在山梁那边，嘴巴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嘴角溢出一股浓稠的白沫子，因发情而变得肥厚丰满的两扇生命通道之门，也越发显得红润润湿漉漉的了。随后，二丫头高高地扬起脖子，张大嘴巴，向着山梁那边扯开大嗓门“儿啊儿啊”地回应好长一阵。

挨操的骚货！瞎叫唤啥呀？再忍一忍，等明儿我就拉着你去配种。坐在山坡上的大洋驴冲着二丫头狠狠地骂了一句。

二丫头似乎不满，翘起尾巴，从臀部的沟壑里排泄出一股黄黄的液体，哗啦啦，哗啦啦，没完没了，无休无止，在地上形成一道涓涓的细流。入秋的山风开始硬了，把草驴尿浓浓的臊气一点儿不糟蹋地吹到大洋驴脸上，呛得他一连打了两个响亮的喷嚏，眼泪都流出来了。你他妈的二丫头，真是不挨操不舒服！大洋驴边骂边捡起一块山石，砸在二丫头滚圆的屁股上。二丫头哩哩啦啦止住尿，夹紧尾巴离开了。

自从解散了生产队，土地和山场分到各家各户，大洋驴就把饲养草驴作为主要营生。所谓草驴，指的就是母驴，而公驴称做叫驴。大洋驴一共养了五头草驴，他所要做的，除了每天放牧以外，就是给驴从配种到怀孕，从下驴到养大，从育肥到屠宰，直到把新鲜的驴肉卖到县城二街张记驴肉火烧铺。这比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侍弄那一亩三分地，来钱容易多了。大洋驴把他饲养的五头草驴，按照驴龄排序，管它们从大丫头一直叫到五丫头。村里人跟大洋驴打哈哈，你都有五个丫头了，老婆要

是再给你生个驴驹子，非得按严重超生处理，罚你个倾家荡产不可。他知道，这是人们嘲笑他没个一儿半女。所以每当听到这话，大洋驴就气不打一处来，回到家也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按倒老婆就猛干一通。可惜，白费驴劲，结婚五六年，老婆光开谎花不结果，别说是驴驹子，就连驴粪蛋子也没拉出来一个。这是大洋驴最大的一块心病。

大洋驴这个外号，起先不属于大洋驴，而是他父亲的。父亲杨满原本在北京城里一家市政公司做合同工，下到污水井里干活，被沼气熏死了。老子不在了，人们便把大洋驴这个外号原封不动地转送给他儿子。大洋驴继承了父亲的外号，也继承了父亲的相貌和禀性：人高马大，脸形特长，头发又粗又硬像是驴尾鬃，还有股子暴躁的驴脾气，动不动就冲人尥蹶子。

阳光从茂密的栗子树叶间透过来，照在二丫头撒尿的山坡上，竟引出一道金光，直刺大洋驴眼睛。大洋驴以为是一摊汪汪水儿的驴尿反射的光，可马上又觉得不对，驴尿反射的光不可能这么刺眼。大洋驴起身过去，凑近驴尿，一股浓浓的臊气直扑鼻孔。但他顾不得这些。他看见地上有一块金光闪闪的石头，大小、形状和颜色都酷似一个窝头。这显然是二丫头刚才撒的一泡尿，冲洗掉了蒙在上面的封尘，使其露出本来面目。大洋驴捡起湿漉漉的“窝头”，在衣襟上擦擦，凑在眼前仔细看，既惊喜又疑惑，这难道是一块金矿石不成？

大洋驴将“窝头”揣进衣兜，赶紧连骂带吆喝地轰着五个丫头向山下走去。他想找懂行的人看看，这“窝头”若真是一块含金量很高的金矿石，二丫头这一泡尿，可就真他妈的值大钱了！

没走多远，狭路相逢。大洋驴看见老丈人田有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来，赶紧凑上前说，爸，真巧了，我正想找您去呢！田有不爱答理这位动不动就冲女儿凤兰尥蹶子的姑爷，脸上显出几分不快，眼睛盯着地面说，你找我有啥事？大洋驴从衣兜里掏出那块“窝头”，递给田有，说您帮我好好看看，这是不是一块金矿石呀？

田有接过石头，掂了掂，压手沉，再看那石头上，白马牙，黑铁碴，还挂有一块块绿锈，心里已经明白八九分。田有举起石头，侧对阳光看了看，石英石的马蜂窝里藏着一个个如小米粒大的“明金儿”，闪着金光，很是耀眼。不用说，这是一块含金量极高的金矿石。

田有问，你在哪儿偷的？大洋驴顿时拉长了驴脸，瞧您说的，我在您眼里，就那么没出息？田有哼了一声，算是回答。大洋驴指着金牛坨大山说，我在山坡放驴时捡的。田有似乎没听清，又追问一句，你在哪儿捡的？大洋驴重复一遍，在金牛坨北山坡上。哎呀，您就快告诉我吧，这到底是不是一块金矿石？田有将石头塞给大洋驴，并没有确切回答是不是一块金矿石，而是让他去找金盏沟村的丑子，说丑子眼力也不差，也懂得怎么炼金子。大洋驴一时没闹明白，说您的意思是……田有这才明说，炼出的金子，起码够打两三个金戒指。大洋驴听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结结巴巴地说，真、真的吗？真够打两三个金戒指？您不会蒙我吧？田有阴着脸说，想让我蒙你，没那闲工夫！说完，田有就要走。大洋驴拉住老丈人，将金矿石再次塞到田有手里说，爸，您是行家，您就辛苦辛苦，帮我把这金矿石炼成金子、打成金戒指吧，完了事，我一定拿着两瓶好酒去谢您。田有说，难道你就不怕……我占了你的便宜？大洋驴脸上的笑容立刻僵住，重新拿回金矿石，说那、那我还是去找丑子吧。

田有不想跟大洋驴多磨嘴皮子，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山里走去。大洋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驴似的叫了一声，炮着蹶子跑了。田有回过头，冲着大洋驴远去的背影，低声骂了一句，狗东西，还真有傻福气。

对大洋驴在金牛坨北坡捡到一块含金量极高的金矿石，田有并不觉得有多意外。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就有人瞒着官府偷偷地在金牛坨山里淘金。七七事变的第二年，侵华日军在金牛坨南坡开办了金矿，强迫几百名中国劳工开采金矿石，把炼出的一批又一批金砖，武装押运到天津塘沽，然后再装上轮船送回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向日本宣

战。苏联红军的哈萨克骑兵和坦克集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打到长城脚下，驻矿的一小队日本鬼子炸毁金矿，仓皇逃离。据说有八百块金砖没来得及运走，藏匿在金牛坨大山肚子里了。这八百块金砖，只是个传说，是否属实，谁也说不准。不过，随着近年来人们发财的欲望越来越疯狂，有关八百块金砖的传说，便越传越邪乎。金矿脉钻着岩石缝隙走，金牛坨北坡肯定伸出一些露头矿，天长日久，风化侵蚀，裸露的金矿石被雨水冲下来，滚到山坡上，也就不足为奇。田有在国营破嘴山金矿当了二十年工人，直到前年金矿下马了才回到家，自然懂得这个道理。

如今，国家放宽政策，有水快流，允许个体淘金了，干脆组织一拨人凿掌子淘金吧，反正采矿、叫金儿、拉溜、冶炼的技术样样懂行……这一念头在田有心里冒了出来，他自己都觉得吓了一跳。要知道，淘金可不是好玩儿的，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人的小命拴在裤腰带上，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危险，轻者缺胳膊少腿儿，重者这辈子就交待了，甚至连尸骨都找不到。说穿了，淘金就是赌，是人跟大山的一场赌博，最诱人，最折磨人，也最戏弄人。有人早上没饭吃，晌午有马骑，一夜暴富，肥得流油。也有人耗尽了所有的金钱和精气，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十年前，田有父亲田万山迷失在金牛坨大山被日本鬼子炸毁的废巷道里。至于迷失的原因，一说为了寻找走丢的羊羔，一说了追只野兔子，还有一说最离奇，是为了找那八百块金砖。田有和乡亲们举着火把、打着手电，钻进层层叠叠、七上八下、曲里拐弯如蜘蛛网般的废巷道里，一连找了半个月，始终也不见父亲的踪影，至今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对田有来说，是个永远也解不开的心结。

田有按下心中刚刚冒出的淘金念头，来到金牛坨北坡半山腰，从随身携带的帆布兜子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四五个裹有羊肠子的药丸。田有把这些药丸分别放在路旁的草丛里、树棵子下。若是往日，田有放好药丸就可以颠颠儿地下山回家了，只等到明天一早儿来捡被药死

的獾子。但今天田有没有立刻回家，而是来到路旁不远处的山坡上，隐蔽在一棵歪脖子树后面，他想闹个明白，到底是谁坏了他的好事。昨天傍晚，田有把同样裹有羊肠子的药丸放在山腰的小路旁，今天早晨他发现，所有蜡制药丸都被拍碎了，藏在蜡丸里的氰化钠暴露在外。獾子即便再傻，闻到氰化钠的气味，自然也就不会上当。这是谁跟他成心作对？田有在放药丸的地方，仔仔细细查看一番，没有发现任何痕迹，甚至连一个脚印也没留下。其实，田有捕捉獾子，既不是因为嘴馋，也不是因为有打猎的嗜好，只是一种无奈之举。他家种在淘金谷山坡地里的玉米，被獾子糟蹋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他捕捉獾子是为了从獾子嘴里夺粮。当然，既保护了庄稼又能有獾肉吃，也算是一举两得。何况，那獾油可是好东西，用獾油烙出的饼外焦里嫩，还是治疗烫伤的良药。误食了氰化钠的獾子，人还能吃吗，会不会中毒？前些天，田有到破嘴山去看望原来的工友，就曾这么问。已经干上个体淘金的工友说，氰化钠杀伤的是脑神经，只要割掉脑袋，吃肉绝对安全。工友当即给了田有一些用来融化金水的氰化钠，还传授了制作药丸的方法：先把蜡放在盆里用火化开，拿胡萝卜插进融化的蜡水里，蘸一下，拎出来，胡萝卜尖上粘了一层蜡，褪下便是个蜡丸；然后在锅里放一张窗户纸，将氰化钠平摊在纸上，待用文火煲干，装进蜡丸里，密封好，擦干净，在蜡丸外面裹上作为诱饵的羊肉或羊肠子，药丸就算做好了。獾子一旦咬碎药丸，氰化钠就像烟幕弹似的在嘴里爆开，用不了几秒钟就倒地身亡。田有回到家如法炮制，上山一试，果然灵验，几乎百发百中。连续数天，田有家都飘出阵阵的獾子肉香。

躲在歪脖子树后面约有半个时辰，田有看见从山腰上颠儿颠儿地走来一个柴狗般大小的动物。待凝神细看，尖尖的下巴，窄窄的瘦脸，银灰色的皮毛，拖着一条长尾巴，原来是一只狐狸。这狐狸先是蹿上一个石坎，东张张，西望望，没发现什么人，然后才回到小路旁，扬起前腿，挺直腰身，把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在前爪子上，猛地砸下来，拍碎了

裹着羊肠子的药丸，藏在蜡丸里的氰化钠露了出来，呛得它打了一个喷嚏。那喷嚏的声音又尖又细，尾音还拐了一个小小的弯儿，仿佛是个女子发出的。

狐狸居然还会打喷嚏？田有心里说，今天算是开了眼。

接下来，狐狸照方抓药，把田有放在草丛里、树棵子下的药丸，一个个全都拍碎了，又掉过头来，用那长长的尾巴当扫帚，稀里哗啦一通儿乱扫，抹平所有痕迹之后，一蹦一跳地隐入荆条丛中。

哈哈，好你个狐狸精，原来是你在捣蛋！我还以为是什么人跟我作对呢。田有不仅没生气，反倒轻蔑地笑了笑。他打定主意，要跟这只会打喷嚏的狐狸好好玩儿一玩儿。很快，一个猎狐的计谋，在田有心里孕育成熟了。

田有从歪脖子树后面闪出身，走了没几步，骨碌一滑，摔个马趴，幸亏是双手先着地，不然非得和山坡亲个嘴不可。田有骂了一句，爬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搓搓火辣辣的手，回头膘了一眼使他滑倒的那块石头。这一眼，决定了田有今后的命运。那块石头呈黄褐色，有核桃般大小，表面凹凸不平，铁锈深浅不一。田有心里咯噔一下，多年的淘金经验告诉他，这无疑又是一块金矿石。田有捡起这块石头，呸呸啐了两口唾沫，抹掉岁月蒙上的泥土，石头露出本来面目：白马牙，黑铁碴，黄蜂窝，还挂有一块块米粒大的绿。虽然没有大洋驴给他看的那块矿石含金量高，但田有可以断言，这样的矿石，一吨起码能出产三四十克金子。而每吨矿石含三四克金子，就有开采价值，就不至于赔钱。

田有沿着山坡向上寻去，走没多远，就找到一处半裸在地表的岩石。岩石下半部有一条只有韭菜叶宽的岩缝，岩缝里紧紧夹着的是那种带有铁锈的石英。石英与金银铜铁锡铅是伴生矿，没有石英就不会含金子。在外行人眼里看来，这与千百条岩缝夹层没什么两样。但田有一准儿认定，它就是从大山肚子里伸延出来的露头矿！

难道这是天意？淘金的念头又在田有心里潮水般地涌起。



打喷嚏如女人声音的那只狐狸，看见两个拿着家伙的男人张牙舞爪地远远跑来，使劲挣扎几下试图逃脱，但无济于事，钉在地上的铁夹子牢牢钳住了它的一条前腿。

昨天，田有回到家，拿上药丸和铁夹子，返回淘金谷。狼走山脊，狐走山腰。田有便把铁夹子掩埋在山腰小路旁，上面放了一个裹有羊肠子的药丸。狐狸果然又来了，拍碎一个药丸，又拍碎一个药丸，当拍第三个药丸时，铁夹子砰的一声弹起来，紧紧夹住它的前左腿，只等束手就擒。

田广和跑到狐狸跟前，二话不说，举起铁锹照着它的脑袋就要拍。哎，等等！田有把二儿子拦住，说让它再多活一会儿，反正也跑不了，等干完正事，回来再收拾它也不迟。

田有所要干的正事，是想探一探他发现的露头矿。

田广和说，爸，刚出家门您就说，今儿八成能逮着狐狸，想不到就真逮到了。田有笑着说，这就叫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田广和说，这狐狸个头儿不小，回头让我妈做俩皮帽子，您一顶，我一顶。田有咂咂嘴，遗憾地说，要是再过些日子就好了，到了小雪节气，狐狸会长出毛绒绒，那时的皮子，又轻又软又暖和。田广和说，那咱们就把它拴在家里养起来，等到小雪再宰了它。田有说，这你就不懂了，狐狸气性大，养不了几天就会气死。田广和说，那就活该它命短，我从没吃过狐狸肉，今儿回家正好尝尝它是啥滋味。田有说，还不如獾子肉好吃呢，跟猫肉差不多，酸了吧唧的。

父子俩一边议论狐狸皮暖不暖和、狐狸肉好不好吃，一边向不远处的露头矿走去。田广和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那只狐狸竟一瘸一拐地向山

坡上跑去。爸，狐狸跑了！田广和大喊一声，拎着铁锨追过去。

明明有大铁夹子夹得牢牢的，狐狸怎么跑了呢？田有来到放置铁夹子的地点，只见有一截半尺长的狐狸腿依旧夹在铁夹子上。原来，这狐狸为了活命，不惜咬断自己前腿。田有心说，想不到这东西真够狠的。

失去半条前腿的狐狸毕竟跑不快，眼看田广和就要追上它了，那狐狸却忽然翘起长尾巴，砰砰砰……机关枪似的放了一串屁，奇臭无比，熏得田广和脑袋一阵阵发晕，简直要窒息，恶心得差点儿吐出来，再也没有力气和心思去追赶猎物。田广和捂着鼻子皱着脸回来了，向父亲一学说，田有忍不住笑出声。他告诉儿子，人们都知道猫有九条命，却很少有人了解狐狸有二十五个救命的屁，前二十四个臭得出奇，最后一个是空响儿。田有说，跑就跑了，看它以后还敢不敢替傻犷子管闲事。

田有本来只想探一探金矿脉的走向，可谁知，刚刚用尖镐刨了几下，露头矿外面包裹着的一层岩石便哗啦啦塌下来，金矿脉竟然“放槽”了，露出一个鸡窝大小的砂窝子。按淘金人的说法，这叫“鸡窝槽”。

田有从帆布兜子里拿出锤子、铝盆、瓷碗和水壶，吩咐儿子广和搬来一块有平面的石头，把撬下的一块金矿石放在上面，一手拢着，一手用锤子将金矿石砸成粉末儿，然后把粉末儿收进碗里，又往碗和铝盆中倒一些水，等水慢慢浸透粉末儿，便将碗贴近铝盆的水面，让水流进去，再流出来，像淘米似的开始“叫金儿”，粉末儿随之漂走，矿物质留存下来，碗底只剩下一些黑色的“底留”。田有知道，这底留里往往含金，便用锤子头对那底留研了又研。待水又几经在碗里流进流出后，他把碗往另一只手掌上用力一磕，灵巧地一抖手腕，底留拉成了长条，十几个黄黄的微小颗粒显现出来，闪着金灿灿的光。

田有把碗送到儿子广和面前说，瞧见了，这些针尖儿似的东西就是金子。田广和惊诧地接过叫金儿碗，仔细看了看，说，啊，真的吗？田有说，要是假的，你爸我在破嘴山金矿白干那么些年了。田广和说，哦，我明白了，爸您是不是想干淘金呀？田有反问，你说呢？田广和

说，好啊，干淘金当然好！要真能淘到金子，比伺候咱家那几亩山地，收入肯定多多了。

其实，田广和媳妇史翠珍早就不止一次地撺掇，让田广和劝说父亲带着他们哥儿俩干个体淘金。可田广和知道淘金太悬，真要出啥娄子，他准得落埋怨，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一直不敢跟父亲提这事。既然父亲自己想干淘金，说明他把所有问题都考虑好了。要知道，父亲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不把事情翻来覆去想周全，绝不轻易发表意见。

爸，只要您一声令下，我和哑巴哥就跟着您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不信咱家发不了财！田广和说这话时显得信誓旦旦。田有叮嘱道，这事我还没跟你妈商量，所以不能算最后定。田广和说，我妈肯定会同意的。田有说，那你也先别跟家里人说，更不能透露给外人。田广和保证，您放心吧，我谁也不告诉。田有说，等我跟你妈商量好了，到县里办妥了采矿手续，咱们就干。好了，你去砍一抱树枝来，盖上这砂窝子。田广和答应一声，从帆布兜子里拿出一把砍刀，离去。

田有铲起一锹山土和石块，填埋着“鸡窝槽”。忽然，田有凭着某种气息的传递，预感危险从他头上方袭来，觉得有个活物在注视着他。田有稳定住神，抬头看去。果然，在山冈的长城敌楼楼座上，站着一个小伙子，手搭凉棚正向田有这边张望，太阳的光芒从他两条腿中间闪烁着透了过来，形成一条五彩缤纷的光带。田有心头不禁一紧。

建在山冈上的长城敌楼已经没有城楼了，只剩下用过了鐮子的石条筑起的楼座。城楼的城砖在学大寨时，被社员们拆回村盖了集体养猪场。生产队解散了，养猪场垮台了，那些城砖又被村人纷纷搬回家，或垒了猪圈，或盖了牲口棚，或埋入新房的地基。

小伙子下了敌楼楼座，沿着小路向田有走来。

田有攥紧了手里的铁锹把儿。

小伙子走近了，浓眉大眼，皮肤白皙，留着分头，一身书生气。他客气地向田有询问，大叔，劳您驾，跟您打听个道儿。田有说，你要去

哪儿？小伙子问，您知道金盏沟村怎么走吗？田有一手攥着铁锨把儿，一手指着山下说，哦，不远了，沿着那条山路往沟里走一二里地，就是金盏沟。小伙子点点头说，好的，谢谢您。田有试探地问，你这是走亲戚？小伙子含糊地应了一声，又对田有道声谢谢，然后向山下走去。田有松开攥铁锨把儿的手，发觉手心微微出汗了，自言自语地说，妈的，我还以为碰见野人了……可他眼睛里为啥藏着那么多的怨恨？田有刚放下的心，不免又泛起一些疑惑。

田广和抱着一大捆树枝子走回来，问道，爸，刚才跟您说话的那小伙子是谁呀？田有回答，不认识，打听到儿的。田广和有些担心，这么说，他看见咱们挖的金窝子了？田有说，看见了也没关系，听他口音不像是本地人。父子二人用树枝子盖严“鸡窝槽”，瞧瞧不见有什么破绽，这才收拾起家什，离开了。

父子俩一前一后走在回家的山路上。忽然，听见一阵女人的哭声传来，悲切而绝望，但却寻不到哭的人影。待他们绕过山弯，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坐在路旁，一边烧纸，一边哭泣。冥纸燃烧产生的青烟，拧成一股烟柱，打着旋儿地升入云天。父子二人表情严肃地从女人身边走过，谁也不好意思去打扰她。走了一段路，田有忽然站住，不行，我得回去问问。田广和说，那就快去快回，我在这儿等您。田有说，不用等我，你先回家吧。

烧纸的女人看到刚刚走过去的那个老头儿又折回来，哭声收敛了一些。田有轻手轻脚地走近女人，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问，大侄女，能告诉我，你是哪个村的吗？女人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哽咽着说，水峪子的。田有又问，你这是给谁烧纸啊？女人抽泣了几声说，给……给孩子他爸，今天是他三十四岁生日。田有明白了，问生日怎么要烧纸呀？女人说，他走丢了。田有心想，一个大男人怎么会走丢呢？便又问，丢哪儿了？女人指着金牛坨大山说，丢在山窟窿里了。田有说，他进山窟窿里干啥呀？女人说，到废巷道里找残矿，起初，每天都背回家一袋子